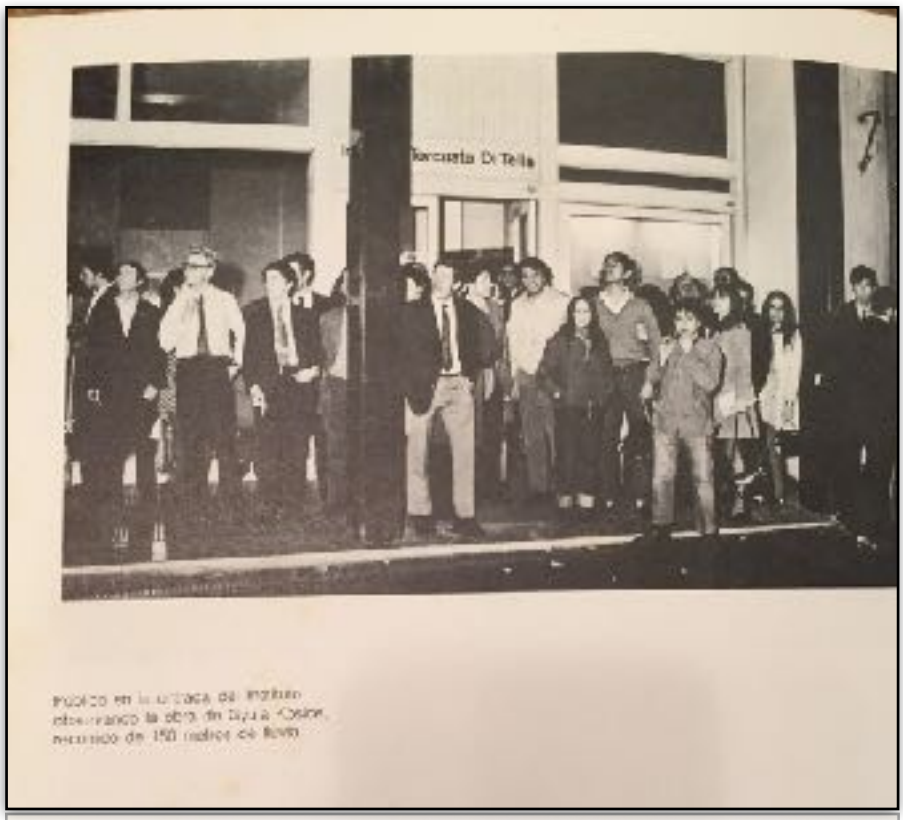
附表四：附件粘貼表(照片、剪報等)<本表得以A4格式影印後使用>

一、旅程簡介：

阿根廷的布宜諾艾利斯做為南美洲的藝術之都，鑑於台灣視覺藝術界國際交流多半與東亞、歐洲，北美大陸做訪查與交流，此次藉由「海外藝遊計畫」預計於30天內訪查阿根廷之布宜諾艾利斯（主要）的藝術機構與藝術家，15天於阿姆斯特丹進行對於其70年代的觀念藝術運動”Zero Movement”進行深入了解。

相較於巴西藝術視覺呈現豐富且強烈的整體藝術風格，位於南美洲最南端阿根廷則顯得安靜許多。目前活躍於國際藝術場景的藝術家，如著名的觀念裝置與地景藝術家：喬治・瑪奇（Jorge Macchi）、李恩多・厄李奇（Leandro Erlich）、瑪爾塔・曼努金（Marta Minujín）等人，透過他們如奇觀般的創作，實在讓人不得不好奇阿根廷（特別是布宜諾艾利斯）的藝術環境與整體生態，也因為在初步收集資料時，其實就如同台北一樣，阿根廷的主要藝術場景目前絕大多數都集中在布宜諾艾利斯，故這次在行程的安排跟選擇上也走訪布宜諾艾利斯的藝術機構與藝術家訪查。

在這趟訪查的旅程最主要的目的是找尋阿根廷60年代的傳奇觀念藝術前衛團體Di Tella，時光已屆50年，當年偶發藝術與前衛藝術風潮的成員多半已過世，大部分也在70年代軍政府以及經濟下滑後轉行，於是輾轉找尋到兩位已屆75歲藝術家拍檔 Dalila Puzzovio和Carlos Squirru口述當年歷史，也藉此取得相當多的第一手資料。除此之外，原先計劃中預計參訪的空間都在去年的當地經濟改革預算縮減下倒閉，但另外參訪了許多小型的新的空間，以及當地的基金會、大型美術館，也同樣訪問了機構內的經理與總監、策展人等。例如：OSDE基金會、Proa基金會、MOCA（當代美術館）、MALBA（現代美術館）、藝術駐村與藝術家平台單位URRA、主辦布宜諾斯艾利斯藝術博覽會的ArteBA等等，除了觀賞她



們已有的成果外，也藉由親身訪談進一
步了解各館的預算規模與編制，藝企合作的部分，以及對於當地藝術脈絡歷史的研究建檔等實踐之部分。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月內，同樣也以台灣策展人的身份參與了許多座談介紹台灣當代藝術與台灣現有的資源平台：如 國家文藝基金會、幾個台灣重要的藝術空間與整個生態環境，包含藝術實踐等等，在深度認識當地藝術的駐點期間，在URRA總監Melina Berkenwald的協助與安排之下結識了當地的藝術家、策展人、藝評，來自中美洲瓜地馬拉著名的行為藝術家Jorge De Leon，巴西藝術家Lucas D.Simoes，以及其他來自哥倫比亞、委內瑞拉、西班牙等來自各地的藝文人士，都成為我個人跟這次出訪為台灣藝術交流所推展的珍貴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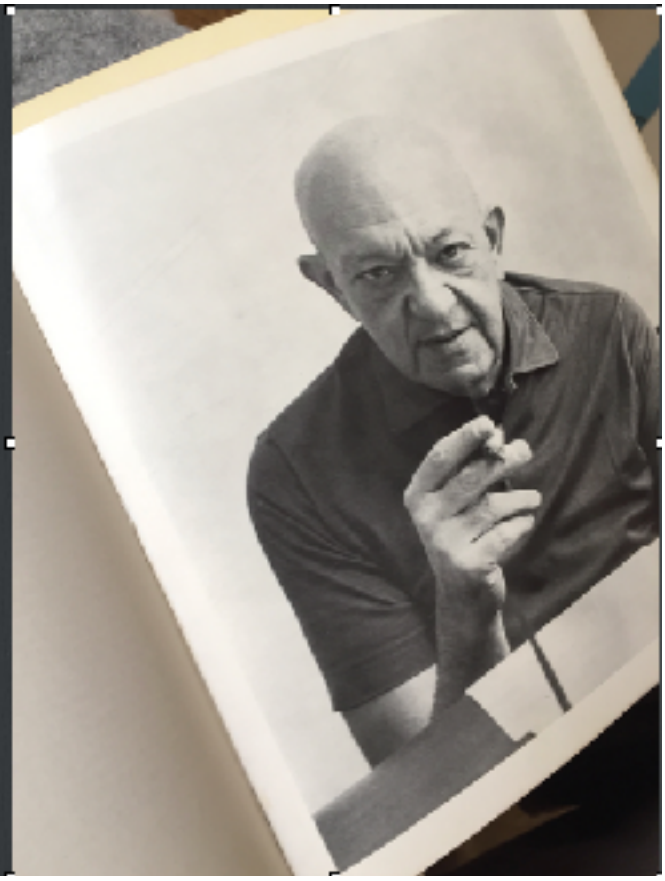
二、訪查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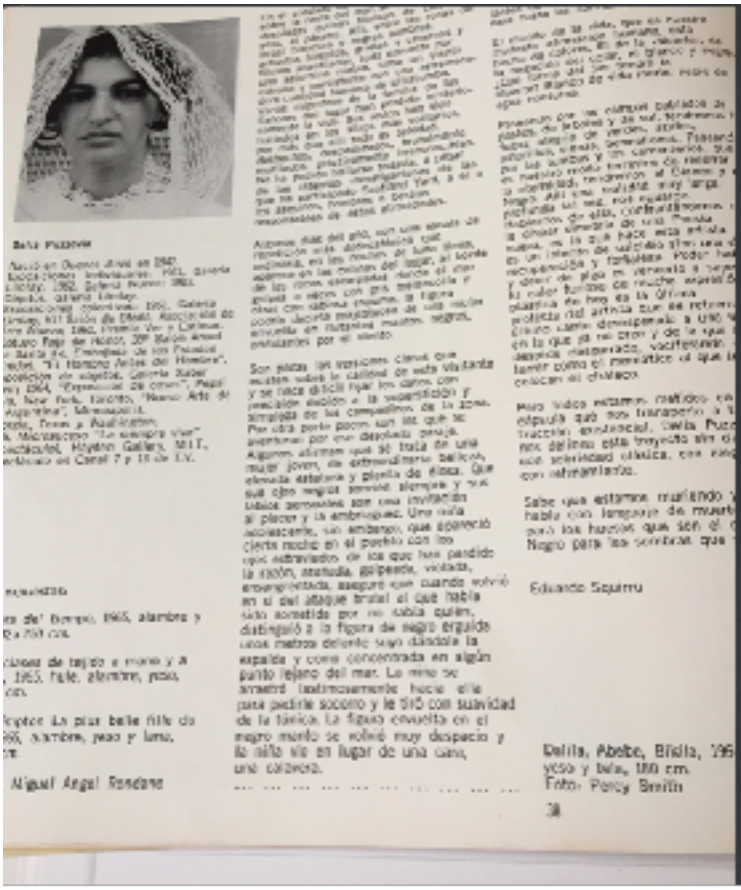
（一）六零年代觀念藝術訪查

阿根廷作為一個多元移民的國家，大多數的白人移民多半來自義大利與西班牙。在殖民獨立運動過後，阿根廷的政局狀況相對於其他南美國家穩定，也在二戰後成為歐移民移入的國家。在60年代的總理庇隆的領導下，阿根廷的經濟政策想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中找尋第三條路線——也就是「國家社會福利主義」，卻在整個國際社經狀況的波動下，推動得不甚順利。庇隆所領導的政黨卻逐漸在政治上打壓異己，在60年代末的大選下被推翻。然而，整個六零年代也成為了阿根廷在藝術上最輝煌的時候。

儘管阿根廷有著歐洲國家的宗教與生活傳統，在藝術教學上原先也是專注於教會學院制度的傳承，例如：繪畫與雕塑。透過50、60年代許多當地藝術家與作家受到歐洲與北美思潮的吸引，大量前往海外研習藝術，並且將當時歐美最前衛的思考風潮帶回阿根廷。也在此同時，一個義大利裔的阿根廷企業家Tocurato Di Tella因為發明了麵包製造機，將整個工業技術精進與推廣，並且擴張至大型企業，同時作為義大利移民的後代，在二戰後其接受了許多義大利的政治難民並在當時公開反對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無論在政治或是社會上皆推廣了許多慈善事業。在當時著名的藝術理論家Romero Brest的推動下，他們首先開設了一間實驗聲音藝術學校Di Tella Institute，並且在1960年與1963年，舉辦年輕新銳藝術家獎項，以培育前衛藝術創作者。他們不僅鼓勵年輕藝術家參與實驗創作，同時透過獎項的辦理，邀請了當時歐洲與北美著名的藝術評論者、記者，藝術家，學院教授來作為他們的評審，並且有固定的出版與呈現。他們同時也收藏年輕藝術家作品，媒合藝術家與收藏家，讓Di Tella當時成為布宜諾斯艾利斯最惡名昭彰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藝術空間。

在這個學院培養之下，出現了非常多未來在國際上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如Marta Manujin、Juan Carlos Distéfano, Julio Le Parc Clorindo Testa, Romulo Macció, Luis Felipe Noé, Jorge de la Vega,





Delia, Abelbe, Biblia, 196
yeso y tela, 180 cm.
Foto: Percy Brelin

Ernesto Deira、Edgardo Giménez等等。

Di Tella的開幕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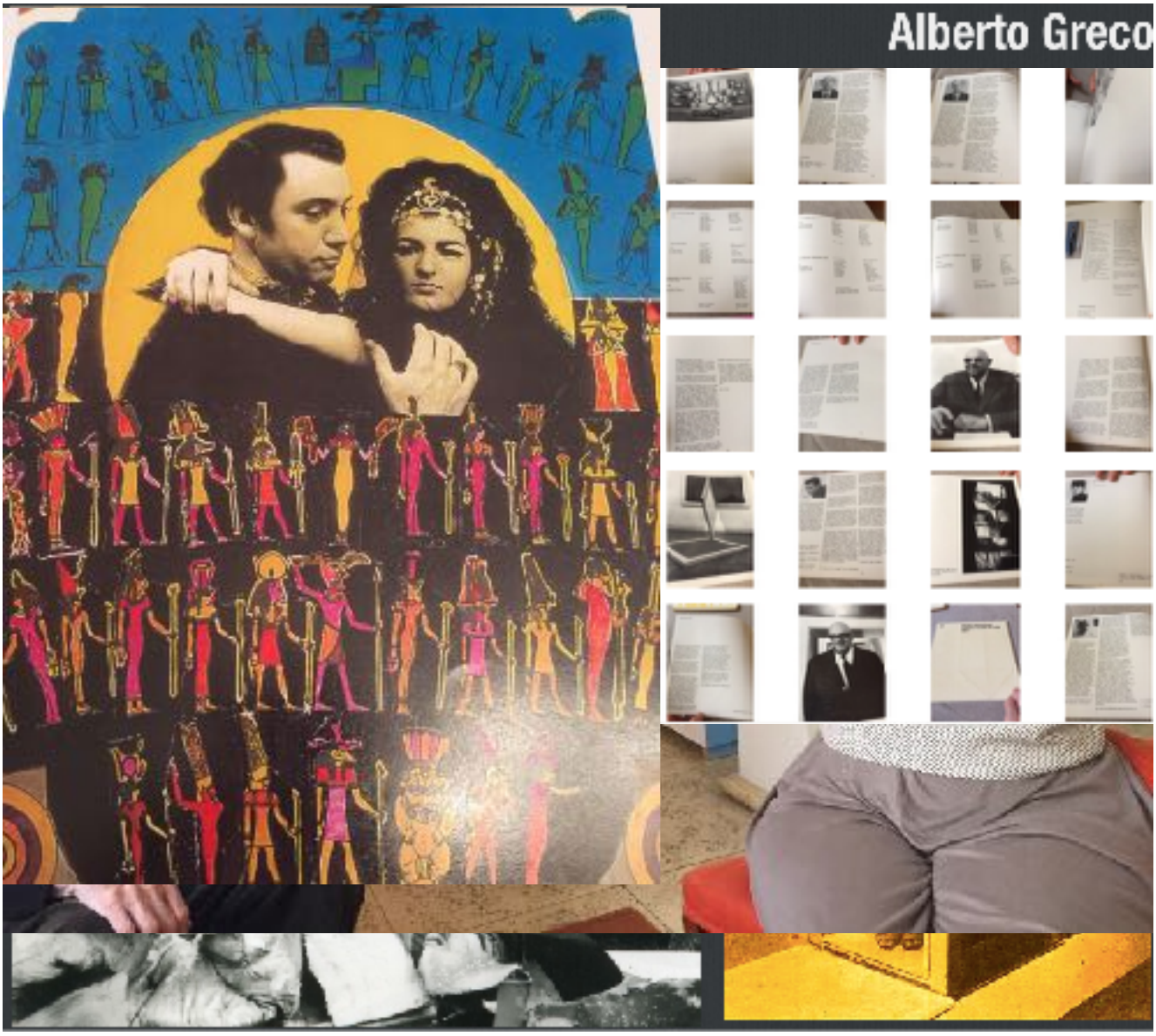
圖（上）當時的Di Tella 學院的主事者 Romero Brest的照片與專書。
圖（下）受訪者之一 Dalila Puzzovio 當年的訪談與作品

Di Tella在庇隆主義下台，另一個自由黨派上台後不久，另一個軍政府又發動政變接管了國家因為要清算前任政府的殘餘勢力，同時接管的軍政府也實施像是宵禁等作為。在這樣的環境下，Di Tella學院也面臨關閉。這群前衛藝術創作者多半離開阿根廷，搬去如紐約、巴黎等地。

在訪問Di Tella團體中的兩位藝術家 Dalia Puzzolio 跟Carlos Squirru得知後來成員四散後，許多人為了生活亦放棄了創作。他們在搬到紐約後，除了繼續創作外，也開始了紡織布料的小生意，同時在紐約時也在美國的伍茲塔克音樂節做了一些布料藝術的創作。當他們在兩年後，為了家人搬回阿根廷，依舊偶爾參與零星的小展覽與國外的巡迴展出，然而當時動盪的社會風氣並沒有能夠真正地支持當地藝術的發生，同期的年輕藝術家除了Marta Manujin也搬去紐約跟Andy Warhol開始一系列的合作外，Alberto Greco移居歐洲，並持續進行觀念藝術的創作。

（圖：Marta Manujin早期的系列創作）

（圖：Alberto Greco 進行的藝術宣言創作）



（圖：在Dalila與Carlos家中所整理的資料與人物關係，以及文章，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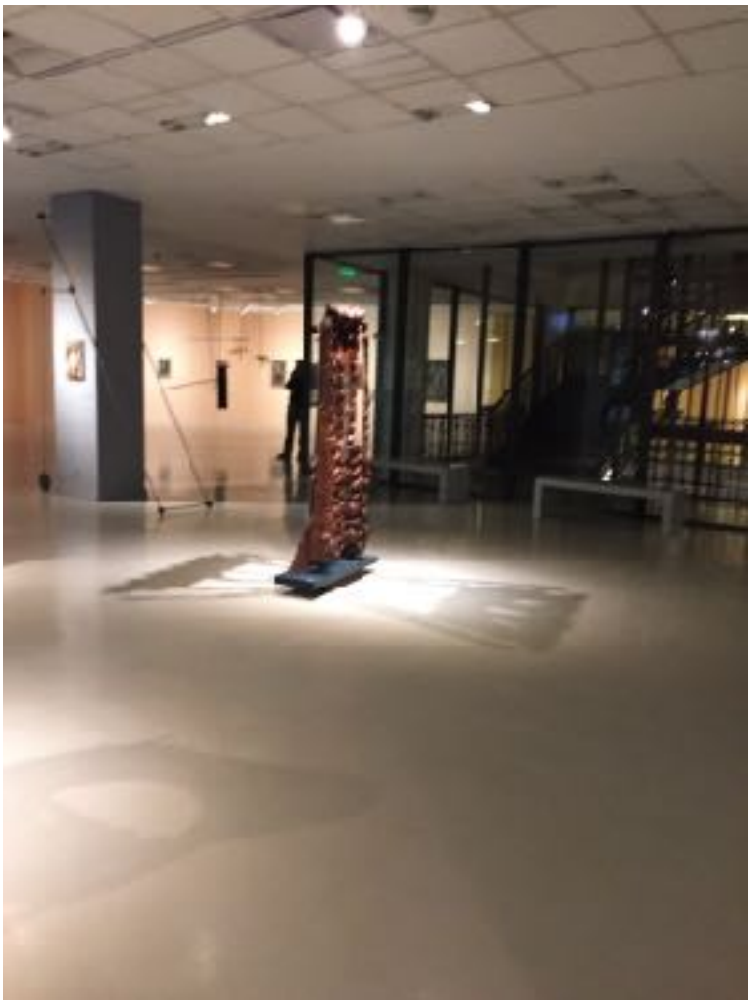
（二）、當代藝術空間訪查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居住期間，我特別跟URRA的總監Melia Berkenwald保持良好聯繫與關係，也透過她的協助，釐清我出發前在網路上所取得的資料跟研究行程與計劃的可行性。透過她的協助我理解到，在2013-2017年間，有些原先很不錯的畫廊與非營利空間都在近年惡性通膨的狀況下倒閉。在2016-2017年間，阿根廷的通貨膨脹率為42%，於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許多在經營上原先就不甚寬裕的空間陸續倒閉，阿根廷的商業畫廊萎縮率也非常高。除了Ruth Benzer畫廊作為當地幾乎是唯一的大型商業畫廊外，其餘的都是非常小的經營上也很低限的小型藝術空間。然而，美術館的營運似乎在企業的贊助下相較較為不受影響，就連當地最大型的藝術博覽會ArteBA在舉辦時也幾乎都僅有30家畫廊參與，其中半數來自巴西、歐洲、智利等其他國家。

除此之外，近年在阿根廷通貨膨脹的狀況更甚以往，多半原因在於阿根廷儘管地大，卻沒有良好的城市基礎建設與跨省的鐵路，除了糧食自給率僅20%外，當地的製造業亦非常蕭條，故進口食物與物品在市面上佔了大多數，同時運輸成本亦非常高昂。在當地生活的期間，不僅同樣商品在不同商店有極高的差價外，同時價格是每日在浮動。日常食衣住行的價格幾乎都是倫敦物價，甚至高於美國當地的價格。民生上非常地困難與拮据，遊民並非單一出現，而是整個家庭都流落街頭，看了十分不忍。阿根廷的一些奇觀的景象，像是如機場內有大量出國帶回的電器用品與貨物，因為通膨價格太貴，阿根廷當地的民眾寧可付關稅也不願在國內買。阿根廷的現任總統Mauricio Macri在上任後推動了一系列經濟政策，除了提高稅收外，也預期改善布宜諾斯艾利斯當地上漲的高房價。另外一方面，他取消部分阿根廷一直以來的國家福利政策，例如：水電免費等，讓民生開支變為使用者付費，引起當地民眾的大量反彈。同時在阿根廷居住期間，也見證了許多抗爭的遊行，除了高教工會爭取師資福利外，也有同樣反對Macri的稅收政策遊行。在藝術上，Macri開始著手收藝術稅，包含擁有藝術品也要扣5%的稅收，讓阿根廷的藝術人笑稱不知道國會之後如何定義藝術品跟收藏。

OSDE 基金會

在聯繫下，我訪問了一個長期在支持當地藝術的基金會OSDE foundacion。OSDE是阿根廷當地知名的小型藥廠，多年來透過基金會的運作在阿根廷的羅莎里奧、布宜諾斯艾利斯、烏斯懷亞等地經營小型的藝術空間與展覽，同樣推動當地藝術家異業結合。藝術部的主任Maria Teresa Constantin早年在法國留學，並於羅浮學院擔任策展人，近年回到阿根廷在OSDE組織各種藝術出版與展覽，Maria表示他們每年的經費約莫四千萬台幣，然而要組織三個空間的展示，包含委託藝術家製作，同樣地他們也會選擇年輕的藝術家去跟大型的營建公司或是飯店合作。多半他們在做的是希望除了美術館外，去累積更多的阿根廷當地的藝術紀錄，儘管國際交流不是他們執行的重點，然而支持當地藝術家是他們認為目前最為重要的任務。



（圖 ：OSDE基金會展場）

（與主任Maria Constantin與行政Susana Nieto合照）

URRA 駐村與藝術空間參訪

URRA創辦人Marina Berendwald 原先為藝術家，在2013年創立URRA透過私人贊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設立游擊空間，2016年其與提格（Tigre）市合作，在提格駐點，並且邀請來自歐洲、美國、中南美洲藝術家來此交換與參與。Melina在此同時亦作為藝術家參與許多國際展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停留期間，其協助我審視自己的計劃，並且推薦更多值得參訪的空間，在離開前也邀請我參與他們的國際工作坊談論台灣當代藝術，未來我們也將有更多合作，其邀請我作為他們國際進駐計劃的亞洲評審，協助他們連結亞洲的空間。特別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月間，我會固定參與URRA舉辦的行程，包含他們會協助我參訪藝術家工作室、訪談美術館策展人（非正式），會透過聚會邀請，將我介紹給當地的藝術社群，也透過這樣的聚會，讓我很快能夠融入當地的藝術狀況，參與當地藝術展覽開幕，結識藝術人。

（URRA駐村與藝術空間）

（圖上：與瓜地馬拉藝術家Jorge De Leon會談）

（圖下：總監Melina Berenwald）

（組圖：參與URRA季末講座，參與藝術家來自委內瑞拉、西班牙、巴西、哥倫比亞）

新媒體藝術畫廊 Especio Pla 參訪

新媒體畫廊Pla，由Euduado Pla基金會設立。Eduado Pla在80年代作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媒體藝術先鋒，在過世後由其妻子與姪女成立Espacio Pla，期盼推動阿根廷的新媒體藝術發展。然而，在市場需求跟當地科技發展緩慢的狀況下，Espacio Pla 經營的項目多半集中在數位攝影、數位版畫，以及小型裝置上。但他們同樣也推動許多錄像藝術展覽的研究與發生。總監Galina Pla談到，在阿根廷幾乎萎縮的藝術市場下，儘管他們有很小的Fab Lab，然而整個對於新媒體藝術的理解跟認知都離真實與其他國家的發展太遠。目前他們僅能透過錄像跟數位攝影期盼拉進與民眾的距離。在國際交流方面，他們除了與當地藝術家合作，同樣地也與日本藝術家、美國藝術家相互交流。

（圖：總監Galia與展場人員）

（圖：Espacio Pla 展出作品與空間）

Proa美術館參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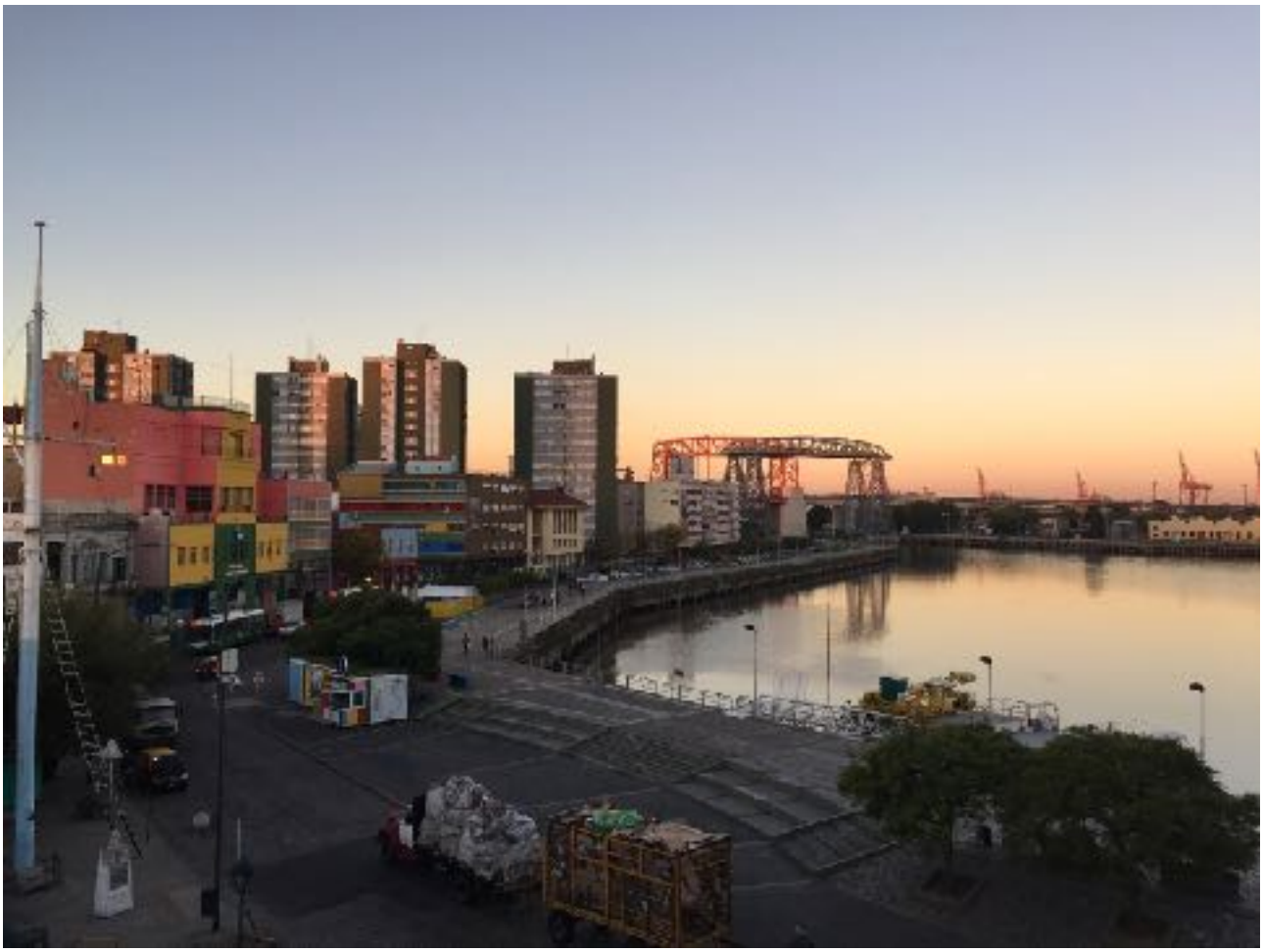
PROA美術館為Teneria企業創立的私人美術館，Teneria作為能源企業的龍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拉伯卡（La Boca）區成立的大型館舍。在政府沒有那麼多藝文預算的投入的狀況下，無論私人或是公立的城市美術館都仰賴當地的私人資金贊助與大型企業贊助的狀況下營運。PROA美術館的特別之處是，他們成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最為惡名昭彰的貧民區，早年拉伯卡區多半為大量義大利貧窮移民聚集之地，也是小型貿易的海港區，同時也被認為是最能夠代表布宜諾斯艾利斯平民生活的區域。PROA成立之初的宗旨便是國際交流與引進國外藝術家的展覽，除此之外，他們更專注於經營當地的藝術社群推廣。

推廣組的主任Cintia Messa表示，他們在館內沒有設立展覽組，幾乎所有的展覽都是邀請獨立策展人來進行策劃與合作，此時正在展出的克萊因（Yves Klein）一展，便是由克萊因基因會籌劃，他們執行，意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引入更多的國際藝術家與經典展覽，接續接檔的會是中國藝術家蔡國強的個展。他們希望透過個展而非聯展的呈現，能夠讓民眾，特別是兒童藝術教育推廣的部分能夠有更深入的導覽與介紹。

然而在預算方面，PROA每年有近8000台幣萬的預算都投注在展覽的進口，技術人員的聘用，以及出版跟影音資料庫的累積，同時也期盼讓拉伯卡這樣的貧民區的孩童是能夠有一個當地館舍去學習大師的藝術，在社會公益的層面上也期許這些孩童獲得更完整的社區教育。

（圖：Proa外觀）

（圖：Yves Klein回顧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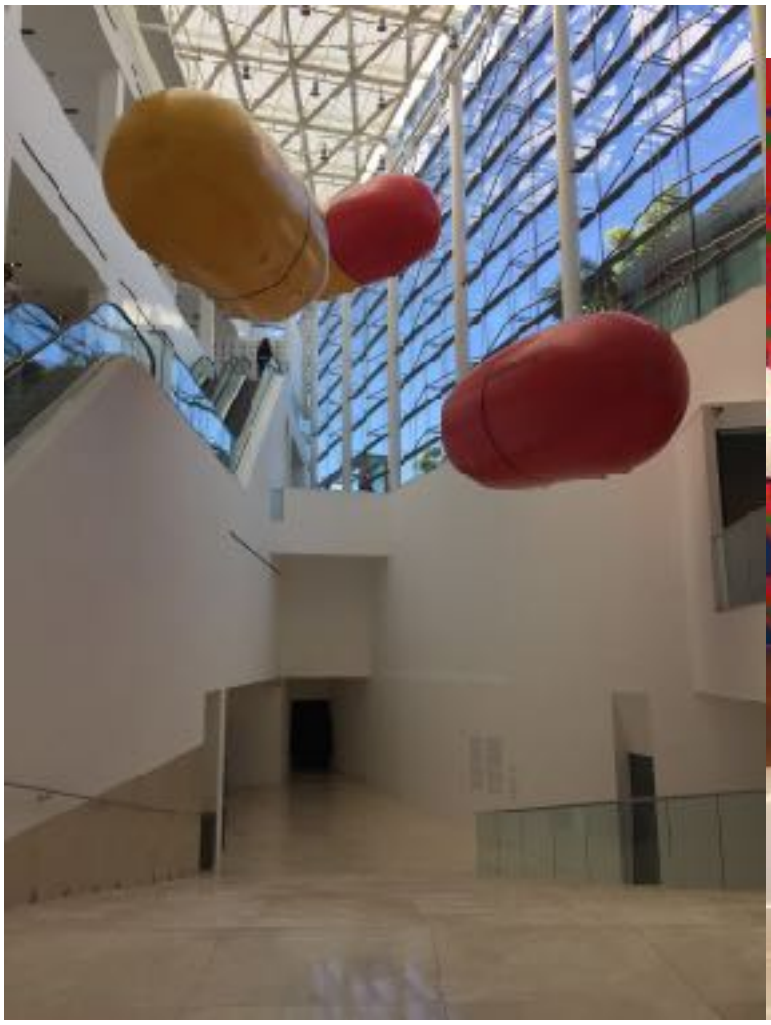
（圖上）PROA的碼頭風景
（圖下）PROA的同事Cintia跟Maria

（三）公立美術館與私人畫廊、博覽會參訪

透過台灣大使館的協助，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參訪期間，得到許多美術館館員的協助，與策展人結識與導覽。然而他們公家美術館在來參訪者的資格審查上較為嚴格，都等待相當久的時間才得到回應。他們的公立美術館除了MAMBA（布宜諾斯艾利斯現代美術館），MACBA（布宜諾斯艾利斯當代美術館），以及私人基金成立的MALBA（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市美術館）外，也有許多公家空間：如歌劇院被釋放出來作為視覺藝術的展呈空間。最後在訪談布宜諾斯艾利斯藝術藝術博覽會（ArteBA）由於時間上適逢他們開幕前，故僅作郵件針對預算跟選擇參展畫廊、交易量等實際操作面做了簡短訪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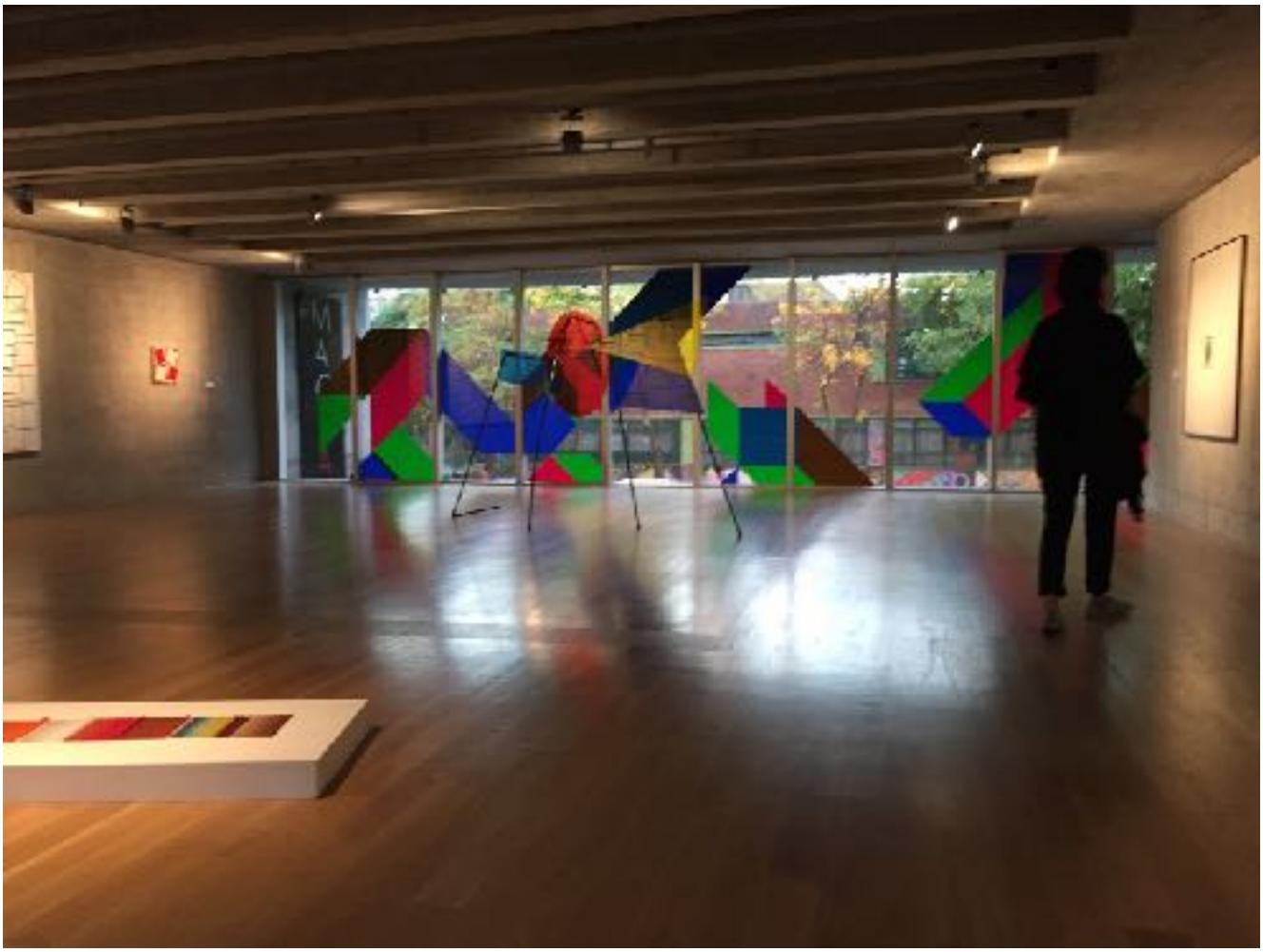
布宜諾斯的美術館多半呈現的是常設的典藏展，與當地藝術家的小型展覽，再加上一個進口的大型特展。這次在私人的MALBA美術館看到了加拿大70年代藝術團體General Idea的個展。General Idea是一個成員浮動的藝術團體，主要在70年代倡議同志平權與愛滋病除罪化，並且以此創作了相當多的系列作品主張身體與性別的解放；同時在MACBA（當代美術館）展出的是阿根廷歷史性的幾何藝術展覽，策展團隊透過研究阿根廷現代藝術後面對普普藝術、幾何藝術的一系列當地在思考線條、幾何的脈絡。有趣的是，同一個時間MAMBA（現代美術館）除了展出常設的60年代觀念藝術文件之外，也展出了現在極為出名的藝術家Thomas Saraceno的系列作品《如何編織網》，Saraceno透過在美術館展間豢養並放生特定的原生種蜘蛛，利用六個月的時間在美術館空間結網，最後將整個自然奇觀移入美術館內，模糊了人為與自然的二元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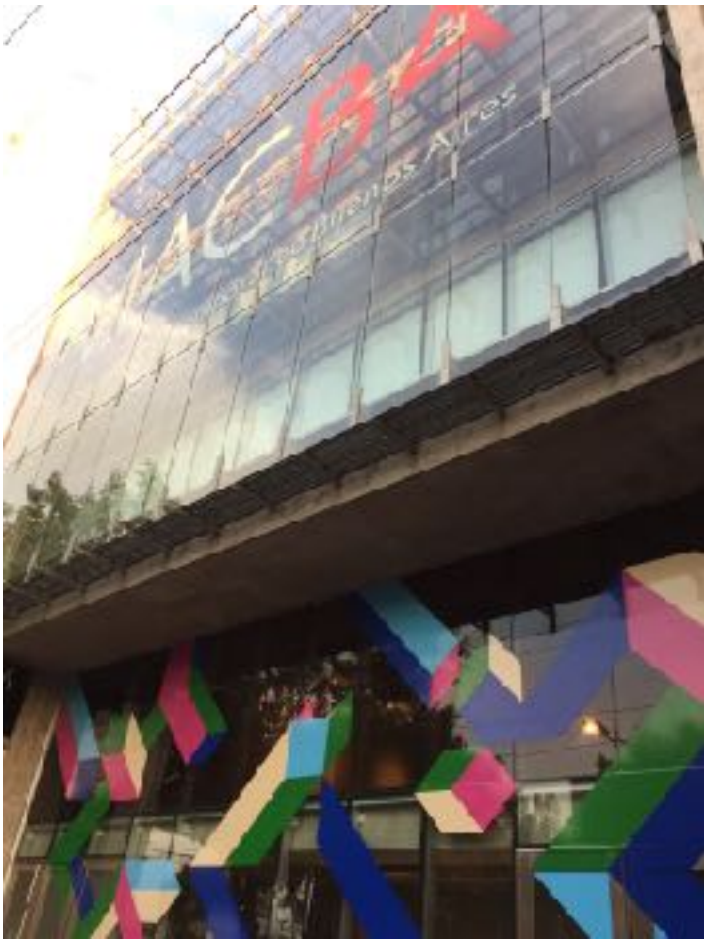
在其他的參訪部分，我也走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小型藝術空間，實驗的、專職攝影的，錄像、繪畫等，並沒有在小型空間的調研上有太大的收穫。主要是由於他們的經營方式，幾乎都在非常非常小的複合式空間，另外就是，商業收穫上，藝術的經營目前在阿根廷是太不容易，除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外，最大的城市便是羅沙里奧（Rosario）。同時也因為當地藝術社區的關係，也與居於羅沙里奧的藝術家們結識。



（圖：MALBA 城市美術館所展出的Genera Idea回顧展）

（圖：MAMBA 現代美術館所展出的Thomas Saraceno）





（圖：MACBA當代美術館所展出的現代幾何展）

（圖：於市區一處公園藝術抗爭活動，策展團隊欲在此回顧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抗爭所策劃的展覽活動）

四、後記

在阿根廷尋訪的一個月中，除了簽證上與停留時限、預算上的關係，無法再停留更久。另外一方面，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在惡性通膨的狀況下也相對辛苦。結束阿根廷後，我回到荷蘭阿姆斯特丹重新審視同個時期發生的前衛藝術運動「歸零運動」（Zero Movement），也看見了其中他們跟Di Tella的交流，主要是「歸零運動」有相當多的義大利藝術家，同時也跟在阿根廷的義大利裔藝術家有相當的連結，也因為Di Tella的國際資源，跟後來移居至歐洲的阿根廷藝術家，在當地的社群交換。

整體說來，我在阿根廷所做的調研透過當地藝術社群的協助與連結，有非常大的收穫。除了訪問到Di Tella的關鍵成員外，也同時透過與當地基金會與美術館的訪談、認識，也在交流中介紹非常多台灣的當代藝術環境與藝術家。有許多的合作機會也是這一次去預計希望能夠建立的，儘管阿根廷身處南美洲的最南端，目前他們對於亞洲藝術的認識不深，然而透過這次的交流，不僅僅是阿根廷藝術社群，也同時與瓜地馬拉、哥倫比亞、巴西，委內瑞拉等地的藝術家深度的交換了未來駐村交流計劃的資訊。在這些工作室參觀與針對藝術家作品進行了解與交流的過程中，同樣地也再一次更深度的理解了整個中南美洲的歷史，除了過去，更多是關於現在的政治狀況與經濟狀況，社會民情的認識，這是身處台灣非常難得能有的經驗。

這次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訪查的旅程，也很感謝國藝會的「海外藝遊計劃」，提供給我足夠的旅行資金，讓我能夠更寬裕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四處走訪，在當地訪查的時候也能夠很驕傲地向受訪與結識的藝術社群表示這個訪查計畫是來自台灣的藝文預算，甚至是國藝會這樣的單位在支撐著台灣藝術社群，同時也向南美的藝術人們介紹了關於台灣的藝文單位，跟整個國家是如何投注努力在支持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的發展。

當然在工作之外，也很幸運的遊訪了著名的巴塔哥尼亞高原（Patagonia），和來自美國的朋友在當地做了五天的爬山行程，登上高山看著著名的Fiz-Roy高峰，也走在世界上最大冰原，看過了電影〈春光乍洩〉的探戈空間，也走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小角落。除了透過工作與當地的藝術人建立連結，也為了未來的合作計劃作準備外，這些旅程的回憶跟實際的走訪也成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資產。